

陈赓在军事调处中舌战美蒋代表

1945 年 12 月，美国政府派特使马歇尔来中国，“调解国共军事冲突”。1946 年 1 月 10 日，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停战协定，由国民党、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在北平(今北京)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，下设若干执行小组。陈赓作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，前往山西侯马、临汾、太原等地参加军事调处谈判。在长达一年的调处谈判中，他以高超的智慧，与美国代表和阎锡山代表进行了坚决斗争。

“想造谣也得先打听一下嘛”

1946 年 2 月 2 日，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4 纵队司令员的陈赓，奉命担任临汾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。美方代表为贝尔上校，蒋方代表为阎锡山第 13 集团军司令王靖国。陈赓接到指示后，迅速组成一个由第 4 纵队副司令员韩钧、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哲人、纵队作战科长王亭兰、侦察科长史丁文等人组成的谈判代表团。

2 月 4 日下午，执行小组到达临汾城内王靖国司令部。翌日清晨，史丁文从国民党一份小报中缝里看到一则消息，上面写着某剧团“为戡乱平叛义演慰劳前方将士”，他立即用红笔标出送给陈赓。2 月 8 日，执行小组举行首次军调会议。陈赓就报纸上的消息提出抗议，指出国民党宣传“戡乱平叛”是站在错误立场，对谈判没有丝毫诚意。他铿锵有力的斥责让阎方代表十分被动，只好表态要立即发出公函，通令制止此类事件发生。

在临汾谈判期间，国民党军队侵犯我晋南解放区，被太岳军区部队奋

起反击歼灭。王靖国想在谈判桌上趁机捣乱翻案，直接点出我方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王墉的名字，诬称是王墉亲自率队进攻的。而此时王墉恰恰以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参加军调谈判。陈赓不动声色，看着王靖国把戏演完，随后，他指着王墉说：“他就是王墉，一直坐在这里开会，怎么会指挥部队去进攻你们？想造谣也得先打听一下嘛！”一句话令王靖国尴尬至极。

2 月 26 日，双方就恢复交通、平毁交通沿线的军事工事问题进行谈判。王靖国强词夺理，说他们修筑的工事是“保护”交通线的，不能拆除。王靖国公然违背军调部“和字第四号”命令，令美方代表非常尴尬，贝尔训斥道：“军调部‘和字第四号’已明确规定，凡交通线工事须立即拆除。如按王将军意见，则无一碉堡可拆除。”

陈赓对冲突的熟悉程度和机智辩才，一次次让王靖国颜面扫地，为我方赢得主动，也赢得了在场阎军军官的敬佩。在一次谈判会上，陈赓针对王靖国的无耻谰言，用大量不容抵赖的确凿证据，揭露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议的罪行。因为会场就在王靖国司令部大院里，阎军许多军官闻声涌来，围在窗户旁边聆听。陈赓侃侃而谈，慷慨激昂，妙语连珠，这些人也不禁鼓起掌来。贝尔伸出大拇指钦佩地说：“我今天见识到了中国也有有将军风度的将领！”陈赓淡淡地说：“我不要你夸奖，我们八路军将领与你们美国将领完全不同！”

“不让群众讲话是不民主的”

陈赓善于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

略，在谈判期间灵活机动，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，对阎方坚决斗争，对美方则既斗争又团结，使美方尽可能了解真相、理解我军；尽量保持客观公正，在谈判中不敢明目张胆地偏袒国民党方面。

军调执行小组初到侯马，陈赓主动邀请军调小组到我侯马驻军部分前沿阵地参观。有的同志担心这会使阎军摸清我军情况。陈赓说：“前沿阵地的情况只涉及一个班、一个排，而且随时都有变化，看与不看，无关大局，让他们看了，就证明这里属于我方，是解放区，对方就不敢轻易捣乱；而且让他们看看我们部队的士气，看看解放区的军民关系，可以使他们对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情况有个比较，对美方和国民党基层官兵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。”参观完后，贝尔的司机兼报务员舒曼说：“在你们部队里，看不出军官与士兵的差别。你们穿得不好，可是纪律很好。”趾高气扬的美方代表对我方态度开始变得友好。陈赓离开临汾时，贝尔感慨道：“我对您和贵方的合作表示感谢，我本人对将军十分钦佩！”

陈赓在谈判中紧紧依靠群众，大力争取国统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，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揭露阎军罪行，在全社会掀起反阎、反内战的热潮。1946 年 1 月 14 日，贝尔到侯马会见陈赓，陈赓举行大会表示欢迎。当地群众深受阎军压迫祸害之苦，听说军调组来了，自动扶老携幼赶赴会场，附近各界人士一万余人在侯马集会。陈赓致欢迎辞，贝尔致答谢辞，群众代表纷纷上台控诉阎军罪行。贝尔向陈赓提出抗议：“你们这是在向我示威！”陈赓笑着答道：“你不是来调查的吗？群众讲的可都是事实！你们美国号称民主之邦，你一定懂得不让群众讲话是不民主的！”

“不会接受‘贿赂’而放弃原则”

陈赓在谈判期间，接触了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，有的还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，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八路军的严明纪律。他带头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本色，一身土布军装、土布袜子、土布鞋，胸前和臂膀上端正佩着八路军的标记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随行人员始终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作风，连刷牙都一律使用牙粉，而不用牙膏。我方代表团成员、太岳军区作战科科长王亭兰遭到国民党军官的嘲讽：“你们八路军很进步呀！就是这穿着太‘国粹’！”王亭兰自信地说：“这是人民给我们做的，我们穿着它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我觉得很光荣！”陈赓得知这个情况后，高兴地对王亭兰说：“你回答得好！”

一次，陈赓到北平军调部时，他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、时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文请他吃饭，见他从头到脚一身土布衣，便要送给他一套将校呢军服，陈赓谢绝了。李文感慨道：“还是你们有前途啊！我们可是没有前途了。因为如果谈判成功，实行政治民主化，你们一宣传，老百姓都被你们争取过去了；如果谈判破裂要打的话，我们也打不过你们。过去你们军队那样少，可是你们是游击大王，会打游击，我们没有办法。现在你们有近百万部队了，看来最后我们只能逃亡了。”回到驻地，陈赓叮嘱部属：“不要被那些星星、杠杠看花了眼，别看他们表面光亮，内心却很苦闷，充满了失败的情绪！”

随着接触增多，美方人员也逐渐对我方代表的严明作风心生感慨。时隔 38 年之后，舒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：“如果看看照片，你会发现我穿的大衣与陈赓的不同。当我们抵达临汾时，准备了一些大衣，就是我穿的那种，国民党人员接受了我们的馈赠，并且都穿在身上，而共产党代表却没有。这件事使我感到，陈将军是不会接受‘贿赂’而放弃原则的。”

1946 年 4 月 1 日，太原各报发表《太原组答中央社记者》的新闻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陈赓将军之斡旋，应受最高荣誉。”这是国统区新闻媒体对陈谈判斗争能力与艺术的中肯评价。

1946 年 6 月 26 日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，全面内战爆发。陈赓按照党中央的命令，机智地离开太原，安然回到太岳前线。1947 年 1 月底，美国方面和国民党方面彻底撕下伪装，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部，中共方面也随即作出回应，撤回军调代表和工作人员。

据《党史博采》 仲艳妮/文

冰心演剧救灾

1920 年，数百年未有的大旱降临到了北方五省，把无数灾民推进饥饿和死亡的深渊。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后，马上行动起来募捐。当年 10 月上旬，燕京大学女校青年会理事部决定，和男校青年会携手同行，组织一个文艺募捐会，演剧救灾。我(本文作者吴青)的母亲冰心被选为女校新剧委办主任。

女校新剧委办决定演比利时戏剧家莫里斯·梅特林克创作的戏剧《青鸟》。母亲立即把该剧译成汉语。她请人演主角，自己则担任一个小角色，花了许多时间排练，当年 11 月 27 日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公演。演出非常成功，得到新闻媒体广泛传播，首场演出为灾民募集了 1200 多元，在当年是一笔大数目。

燕大女校学生听说，许多灾民的女孩子被卖到外地；她们认为这是不

人道、违反人权的行为。她们决定设立一个“幼女赈济所”。经过这次赈灾，燕京大学女校学生们认为：“要完全救一个人，不但要救她/他的肉体，还要救她/他的灵魂，帮助他们的道德，还要增进知识。”于是她们派专人教灾区幼女做各种手工，还教她们读书识字。

燕大女校的学生还创办了“半日学校”，招收失学的贫民子弟，母亲担任国文课老师。接着，燕大女校又准备创办一所“注音字母学校”，招收成年不识字的妇女，母亲又被派当校长。注音字母学校的授课效果很好，1920 年毕业的一班学生，后来大都成了北方各注音字母学校的老师。

母亲看到自己常年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，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快乐。

据《上海文学》 吴青/文

